

傾世

心晴坊
XIN QING FANG
XIN QING FANG



锦绣未央 2

JIN XIU
WEI YANG

秦简
QIN JIAN
作品

宅斗大神**秦简**
最霸气作品凶猛来袭！
比《步步惊心》更惊心动魄！

蝉联潇湘书院
月票榜钻石榜
订阅榜TOP1

浅绿
安知晓
天下归元
潇湘冬儿

联袂
推荐

史上最反骨的女主
教你生存法则，
让你学会在爱情中所向无敌。

女儿身，男儿志，
剔透骨，玲珑心。
锦绣红颜引无数男儿竞折腰。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AND ART
PRESS



锦绣未央

JIN XIU
WEI YANG



未央是个复杂的角色，既冷情又柔情。冰冷狠厉是对敌时的武器，面对真心待己的人时，又不禁露出丝丝温柔。未央唱着一出精彩的《佳人曲》，令人着迷，欲罢不能。

——浅绿

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的剧情，滴水不漏、步步为营的复仇，阴谋、复仇、爱情共同谱写出一首荡气回肠的爱恨交响曲。

——安知晓

未央是感情上的绝对强者，决绝和平等，来自于内心深处秉持的自我和自尊。她所要的——灵魂之上，精神完满，忠贞、美好，一生一世，一双人。

——天下归元

敏德对未央的感情是不计较回报的，爱她所有的优点，也包容她所有的缺点。无论未央是否回应，他都未曾离开过她身边，无私奉献着，温暖着她的心。着实令人感动。

——潇湘冬儿



女性新阅读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JIN XIU
WEI YANG

锦绣未央

2

秦简
QINJIAN
作品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锦绣未央:全3册 / 秦简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399-6254-2

I. ①锦… II. ①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08582号

书 名 锦绣未央 (1、2、3)

作 者 秦 简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石 颖 夏 童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夏 童 王 宁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75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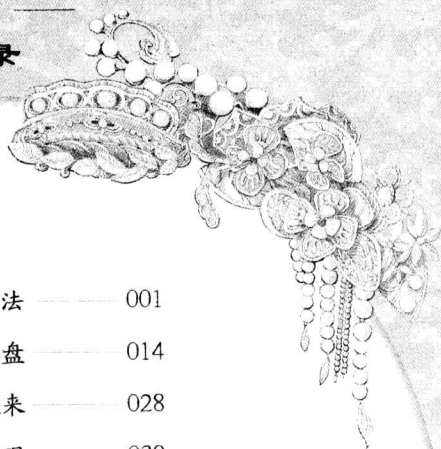
印 张 55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254-2

定 价 75.00元 (全3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二十四章	布阵作法	001
第二十五章	打错算盘	014
第二十六章	山雨欲来	028
第二十七章	阴谋浮现	039
第二十八章	暗中协商	050
第二十九章	暗下杀手	063
第三十章	真凶落网	076
第三十一章	等待反扑	091
第三十二章	深情告白	104
第三十三章	宴会悲剧	116
第三十四章	迷幻棋局	129

2

目录



第三十五章	失望透顶	141
第三十六章	漠北皇子	153
第三十七章	联姻风波	166
第三十八章	毒酒嫁祸	177
第三十九章	皇子邀约	190
第四十章	天灾来袭	203
第四十一章	埋雷引线	218
第四十二章	设置圈套	229
第四十三章	蒋家覆灭	242
第四十四章	形势有变	254
第四十五章	有机可乘	268
第四十六章	反将一局	279



第二十四章

布阵作法

蒋家男子素来镇守边境，极少在京都露面，突然来了两个年轻公子，这已经足够让夫人小姐们兴奋的了。大公子蒋海容貌酷似蒋旭，英俊挺拔，沉稳刚毅，充满男子气概，不过他已经娶妻，所以夫人小姐们感兴趣的，却是他的三个弟弟。之所以是三个而非四个，那是因为二公子蒋洋已经被赐婚，未婚妻就是襄阳伯府的嫡出小姐高婉儿。所以蒋家还剩下三公子蒋华、四公子蒋南，以及那个五公子蒋天还没有婚配了。蒋家这样的功勋世家，儿子们又是如此高贵挺拔，夫人小姐们早已坐不住了，纷纷互相打听，女眷中的蒋大夫人早已烦不胜烦，却又始终面带微笑，藏着眼底的骄傲。是啊，蒋大夫人是有理由骄傲的，因为蒋家的儿子的确是人中之龙，比起皇子们也是毫不逊色的。

蒋海看了一眼对面的女眷席位，随后低声对弟弟说：“那个脸孔白白、眼睛幽深的姑娘就是李未央？”他一直在外面，这还是第一次真的看见李未央。

蒋南微微一笑，道：“还能有第二个十几岁的小丫头坐在二品县主的位置上吗？”

蒋海点点头，点评道：“长得不错，可惜比起长乐，还是差得很远。”不管多了不起的男人，总是以女子的相貌来作为第一印象点评的。他的语气，仿佛在说：有这么一张脸，李未央还能看，但也就是勉强罢了。当然，蒋海的眼光是很高的，不消说他的妻子韩氏就是个出众的大美人，就说那些各路人马塞进他房里的美貌女

子，就已经养刁了他的胃口，所以他能给出李未央这样的评价，实在是说得过去了，当然，李未央本人若是知道，是不会感激他的。

一旁的人向蒋海举了举杯子，他含笑回敬，随后低声道：“父亲说了，让你别老去找麻烦。”

蒋南不以为然地盯着对面的李未央，挑了挑眉头道：“大哥，你也太谨慎小心了，你放心好了，这件事情绝不会跟蒋家扯上关系的！”

蒋海却皱起眉头，道：“我再说一次，别惹事。”

蒋南放肆地笑了笑，道：“她把祖母都气得病倒了，你还叫我别惹事？”

蒋海面上在笑，外人看来他仿佛在与蒋南谈笑风生的样子，实际上，他却不赞同道：“不过是个小角色，父亲的意思是不要为了她搅和了大局。”

蒋南失笑，随手端起酒杯，道：“大哥，你以为祖母会让我亲自动手吗？太可笑了。”国公夫人虽然想要替李长乐报仇，却绝不会让蒋南动手的。无论如何，蒋家人要对付李未央，也不会脏了他们自己的手，既然他们想要她消失，自然会有人代劳的，他们只需要看着就好。这也是刚才蒋南为什么准备给李未央最后一点羞辱的原因，因为他知道以后他不会有机会看见这张脸了，这不是很可惜吗？哈哈，蒋南一边笑容满面，一边打量着那边的李未央。

李未央当然注意到了对方不友善的眼神，可她脸上却没有看出半点异样，沉稳得完全不像是这个年纪的少女。

而不远处的拓跋玉，同样是若有所思地看着蒋家人。他终于明白李未央为何讨厌这群人了，他们确是一群很优秀的男人，但优秀是他家的事，仗着这份骄傲将别人视如尘土随意践踏，可就不好玩了。他想到李未央三天前派赵楠送来的消息，不由得微微笑了。他知道她要行动，可是不知道她究竟会做什么，但他可以想象，必定是大手笔……

这里各种勾心斗角、刀剑横飞，那边各种珍馐美味流水般端了上来，各桌旁的宫女伶俐地为各位贵人温酒布菜。

李未央环视一圈，却只在皇帝身后不远处看到了垂手而立的周大寿，而另一位更受皇帝信赖的天师级人物尹天照，却至今不见人影。她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李敏德，李敏德却像是知道她在找什么一样，对她做了个少安毋躁的表情。

“今日难得众位爱卿齐聚一堂，看你们都能玩得愉快舒心，也算皇后没有白费心思啊！”皇帝笑道，回头对皇后道，“辛苦皇后了。”

这时候，蒋南主动站起来，笑道：“陛下，微臣鲁莽无知，承蒙陛下不弃，此次从边境回来，偶然寻得一对海东青，特地带回来献给陛下，请陛下笑纳。”

皇帝笑道：“真的？快送上来与朕瞧瞧。”

其实皇帝此时并没有多稀奇，海东青都是野生野长，由人捕来驯化后再以供助猎之用。只是这种鸟的捕捉和驯服很不容易，故而民间常有九死一生，难得一名鹰的说法。正是由于海东青不易捕捉和驯化，在先皇时期甚至有这样的规定：凡触犯刑律而被放逐的罪犯，谁能捕捉到海东青呈献上来，即可赎罪，传驿而释。因此很多人为了得名雕不惜重金购买。但现在的皇帝手中已经有不少海东青，早已没有那样稀奇了，甚至于，他还将其赐给了心爱的臣子、公主，比如永宁公主府就有一只，当初李敏德还曾为了赢得射箭比赛将那只海东青放走了。可是当太监把那海东青送上来时，皇帝还是吃了一惊。

不要说皇帝，就连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不敢置信地看着笼子里的海东青。

海东青者，鹰品之最贵重者也，纯黑为极品，纯白为上品，白而杂他毛者次之，灰色者又次之。皇帝这一辈子看过最好的海东青都是白毛带了杂质的，可是眼前竟然一下子出现了纯黑色的极品海东青，竟然还是两只，这真是世所罕见啊！

“难得，竟然是这样的极品海东青啊！”皇帝看出了这一对海东青的不同寻常，笑得更加开心。

“陛下，海东青是神鸟，性情刚毅而激猛，其力之大，如千钧击石，其翔速之快，如闪电雷鸣，我朝一百多年来，第一次有极品海东青现世，这正是大吉之兆啊！”

一旁的官员们见状，连忙起身附和，好像这次看到了极品海东青，就预兆着四海富饶、天下太平了一样。李未央嘲讽地看着这些人牵强附会，不管是哪一朝的皇帝，都喜欢别人说吉兆来了。就像先皇，别人向他进献了一块上面有红色印迹的石头，说什么是红心石，表现天下民心所向、百姓归心，立刻就被封为礼部尚书，这种荒唐的事情，哪朝哪代都不会少。李未央看着连自己的父亲李萧然都起身向皇帝恭贺，不由得微妙地勾起了唇。

皇后笑道：“果然是吉兆啊，天佑我大历。”

太子的脸上也是无限开怀之色：“这海东青要找到可是不容易，蒋南，你是陛下的功臣啊！”

“是啊，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纯黑色的极品海东青呢！”拓跋真也举杯，向蒋南遥遥敬了一杯。

蒋南微微一笑，面上露出无比谦虚的神情，道：“哪里，太子殿下和三殿下，二位过奖了！”

“哎，不必过谦！”太子摆摆手，道，“不如详细说说捉到这海东青的过程！”

蒋南面上仿佛无限光荣，道：“回禀殿下，这海东青不是我捉来的，而是知道我要回京都，跟着我们的队伍一路飞行了上百里。被我发现后，竟然一前一后主动落在了我大历的军旗之上，实在是没想到啊！”

皇帝被他描绘的奇景所震慑，姑且不论真假，这的确是个大大的吉兆，所以皇帝更加开怀，居然主动端起酒杯，道：“蒋旭，你养了个好儿子啊，还替朕引来了吉兆！”

蒋旭连忙道：“能为陛下尽忠，这是他的本分，也是我蒋家的福气啊！”蒋旭的神情无比谦卑，半点看不出是威风凛凛的将军，态度之崇敬比之皇帝身边的太监有过之而无不及。皇帝十分满意，特意吩咐赐给蒋南不少的金银珠宝。

李未央看着看着，却突然笑了起来。

九公主悄声道：“未央姐姐，你笑什么？”

李未央压低了声音，道：“我嘛，自然是笑这吉兆来得巧妙了。”

九公主完全听不明白，可是瞅着李未央根本没有为她解答的意思，不由得更加纳闷起来。

有了这一茬，宫宴的气氛更加热烈了，大家看出蒋家圣眷正隆，便纷纷恭维逢迎，把蒋家人捧上了天。李未央仔细观察蒋家人的神情，却并没有见到一丝骄傲之色，尤其是蒋旭，连眉梢眼角都没有动一下，若非真的不在意这种赞誉，就是心机深沉到半点都没有表现出来。

然而就在这时候，武贤妃突然惊呼了一声，道：“陛下，您看！”

皇帝看了一眼，随即从皇座上站了起来，那一对神骏的、刚刚还被称为极品神鸟的海东青，竟然翻了白眼，死在了笼子里。

守着笼子的太监跪了一地，瑟瑟发抖，夏太监连忙上去看了，回禀道：“陛下……海东青……海东青死了……”

众皆哗然，蒋旭面色一变，怒声道：“南儿，你这是怎么照料的？”

蒋南的眼睛里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口中却道：“父亲，我……我……我也不知道啊！自从进京以来，这一对海东青都是好好的，怎么会突然……”他立刻跪倒在地，请罪道，“陛下，微臣有罪！”

皇帝的脸色很难看，本来这海东青不过是鸟，鸟死了就死了吧，最多就是有点扫兴，可是刚才众人人都说它是吉兆，它就死了，岂不是大大的糟糕！吉兆能死吗？肯定不能啊！吉兆若是死了，就一定有什么灾祸发生！

看见皇帝脸上乌云密布，刚才那些说海东青是吉兆的人，一个个都像是哑了口，全都面面相觑地看着，整个大殿里鸦雀无声，就连女眷们都是屏住了呼吸。

就在这时候，外面大踏步走进来一位仙风道骨的老道士，声如洪钟道：“陛下！此事大大的不吉！乃有妖星在殿中啊！”

全部的人都无比惊讶地看着这个老道士，立刻有人认出了他，尹天师！竟然是从宴会开始后就一直不见踪影的尹天师！

一片安静中，李未央和李敏德对视了一眼，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片笑意，果然来了！

尹天照头戴香叶冠，身穿八卦袍，正神情肃然地看着皇帝：“陛下，还记得贫道上次的占卜吗？当时贫道花费了无数心血，都无法占出这个危害大历运势的妖星究竟是何人，如今已经找到了法子，一定能教此人现出原形来！”

皇帝立刻瞪大了眼睛，道：“果真？”

武贤妃扫视了一眼众人，目光落在了李未央身上，虽然只是一扫而过，却带了一丝冷笑。李未央，你不要怪我，原本你我无冤无仇，我是不会多事来害你的，可是蒋国公夫人给了许诺，若是能除掉你，就会劝说蒋旭投奔拓跋真！国公夫人在蒋家的影响力毫不逊色于蒋国公，武贤妃和拓跋真立刻就准备押上这个赌注了！想到这里，她微笑道：“陛下，尹天师从来没有算错过，他既然说了这殿中有妖星，必定是真的，否则，无缘无故又怎么会克死了陛下的吉兆呢？”

她特意强调了“克死”两个字，不知怎的听在李萧然耳中就特别的刺耳，他心中，也生出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尹天照淡淡道：“登上乩台后，我会让那妖星自动现形！”

拓跋玉冷冷瞧着，越看越觉得有什么不对，到底什么原因海东青会死他是不清楚，但这个老道士突然出现——事有反常必为妖，看来要小心应对才是！

皇帝当然应允，不但如此，更亲自带着文武百官们走出大殿，站在宽阔的台阶上，目送尹天师登上了乩台。这座乩台，足足有四米高，是专门建造给他祈雨之用。尹天师披着发，在乩台上神鬼乱舞。

此刻，就连女眷们都好奇地走到外面，看着乩台上的尹天照，议论纷纷起来。

李未央微笑着看着，一语不发，直到李敏德走到她跟前，悄声道：“待会儿一定会有很有趣的事情发生。”

李未央歪头道：“都安排好了吗？”

李敏德笑道：“我一时手痒……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不过，包君满意就是。”他俊美的脸孔在眼前熠熠闪光，李未央奇怪起来，可是看他两眼放光地看着自己，不由得轻轻咳嗽一声，转过了头去。

这个小子，不知道做了什么，居然露出这么狡黠的表情来。

人群中的周大寿不住地向李敏德使眼色，请他示下。只见李敏德微微一笑，左

手慢慢垂下，中指搭在食指之上。这个暗号周大寿瞧得明白，意思是计划不变，叫他照旧行事勿疑。周大寿心中不由得一笑，随后悄悄退后几步，隐入人群中。

青铜礼钟连响了九声后仪式开始，有一队太监手持灯帽将周围的烛火油灯全数熄灭，台上光线暗淡，使整个仪式蒙上了几分神秘色彩。乱台上的尹天照大声地道：“陛下精诚敬天，不敢稍有懈怠，为何天不肯赐大历江山风调雨顺，赐陛下之臣民和泰安宁？”这时候，天上却是阴云密布，闷雷阵阵，像是很快便要下大雨的征兆，而尹天照的身体颤抖得更厉害了，筛糠似的摆个不停，再配上飞沙走石、天气骤变，这仙风道骨的老道士，好像真的与天地相通了一般。

众人见到这种奇景，便瞪大了眼睛，大气都不敢喘，直勾勾地盯着尹天照。

拓跋真冷冷笑了一声，李未央身为二品的县主，又是李萧然的女儿，要想一下子将她击倒，必须在众人面前亲自呈现这一幕，待会儿只要引天说出祸害是李未央，那么她这条命，就算是到头了！这样的美人、这么聪明的女子，若是从了自己该有多好，偏偏，她是这样的不识抬举！拓跋真心头无比的惋惜，还有一丝隐隐的心痛，这是他人生中除了皇位之外最想要得到的东西，现在却要拿来向蒋家献媚……可惜，太可惜了……他这样想着，便最后望了李未央一眼。

再见了，倔强聪明的少女。既然你不肯助我夺得江山，那就为我的江山做一块垫脚石吧！

而另外一边，蒋南勾起了唇畔，脸上露出一丝残酷的笑容。

此时，天空有数道闪电掠过，外面的风也骤然间大了起来，挟着尖厉的呼啸声刮进殿里，不但把殿外的人刮得东倒西歪，更像是疯了一般把窗户吹得吱嘎乱响，殿里的纱幔也乱飘起来，大风一下扫倒了一个几，将一个珍贵的瓷瓶摔在了地上，当场粉碎……台上，尹天师在一片风云变色之中，猖狂大叫一声：“何等祸害，竟能妨我大历江山？”

就在此时，天空中飘下一张黄纸，飞落于地面。太监连忙上去捡了，道：“陛下，您看！”

尹天照在台上大声道：“此人虽美貌聪慧，但天生有克君之相。此人活着，恐怕对皇运不利！”

此刻天空的铅云更加厚实，旋转速度加快，上面电蛇缠绕，似乎随时都将脱离而出。良久，铅云能量似乎集聚到了极限，突然一道雷电轰出，从天而降，划破了半片天际，竟然正中尹天照的头顶。他正说得眉飞色舞，却突然惨叫一声，身体如同死猪一般，从足足四米高的台上滚下来，啪的一声，摔在了地上，一下子溅起无数血浆，骨头都摔碎了，引来站在台下的一名宫女的惊声尖叫。那尖锐的叫声一下

子打断了所有人的注意力，甚至于连皇帝都来不及仔细看那纸上的人，就被自己敬重的仙人被雷劈死的事实震在当场。

正在雍德殿前宽阔的屋檐下站着的众人同样目瞪口呆地看到了这一幕，刚才还在台上呼风唤雨的道人尹天照如同破布一般被由天上陡然降落的电蛇击中，所有官员呆若木鸡；皇帝大声叫道：“快！快去看看道长如何了！”

立刻有太监不顾头顶降落的暴雨飞奔而去，然而他回来的时候，却是一副如丧考妣的模样：“陛下，道长的身体被闪电烧焦，面目全非了。”

皇帝捏紧了手里的纸，无比震惊，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一幕，看在拓跋真和武贤妃的眼睛里，也是无比的震撼。拓跋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了让蒋家亲眼看着李未央毙命，他和武贤妃亲自安排了这一出戏。为了让这出戏真实可信，尹天照认真测算了天时，依据他所懂得的一些天文知识，算到今夜会有狂风大作、倾盆大雨，这样的异象，最适合用来布阵作法。因为皇帝笃信道教，所以宫中大小事宜全都要经过测算，尹天照说今日最适合，那宴会自然于今日举办，可拓跋真万万想不到，原本能派上更大用场的尹天照，竟然这样轻易就折在了这里！

这时候，人群中一个道人冲了出来，大笑道：“恭喜陛下，贺喜陛下！”

皇帝一看，竟然是周大寿，不由得勃然大怒道：“你师父遭此不幸，有何之喜？”被雷劈死的人，那都是犯了罪过的人，可是皇帝实在想不通，尹天照这样的道人为何惹怒了天地？

周大寿满脸喜色道：“陛下，我道门有无数修者，大部分会死于修炼途中，只有极少数能修到渡劫期。我师父的修行便到了此步，只缺了一道天劫就能飞升，可是这天劫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很多人等不到天劫就这样死了。而我师父却是得道高人，刚才他意外碰到了天劫，若是安然渡过，也就直接成就金仙之位啊！”

“可是……成为金仙，自当白日飞升，又怎么会就此被劈得焦黑呢？”皇后实在忍不住道。

周大寿叹了一口气，道：“娘娘有所不知，这身躯焦黑，说明师父是没能渡过，将来只能做个散仙了！”

听说尹天照没能成功渡劫，反而不得不抛弃肉身变成散仙，皇帝吃了一惊，不由得道：“尹道长是得道高人，他为何过不了天劫呢？”

周大寿脸上的喜色稍微收敛了，又露出一丝神秘之色：“陛下，天劫乃万中无一、可遇而不可求的，我师父凭着自身的修行，本可以安然渡过，可惜刚才他泄露了天机啊！”

泄露天机？这么说尹道长没能够成功渡劫是因为说了真话被老天给惩罚了？众人脑中不由自主都这样想到。不能怪他们迷信，平日里尹天照说要下雨便有大雨，说求雪就会下大雪，比钦天监都要灵得多，更何况刚才尹天照在台上挥舞了片刻，便是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实实在在的天有异象，再加上眼前这周大寿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实在是由不得人不信。

李未央微微笑了起来，九公主却一直捂着眼睛，道：“那尸体抬走了没有？”李未央淡淡道：“公主，那不是尸体，那是尹道长的仙壳呢。”说完，她看了一眼已经隐没在人群中的李敏德，他正好也向她看过来，眼睛里含着笑意。

李未央终于明白，李敏德说多加了点东西，是什么了。他想必是在那台上动了手脚，不，或许是在那老道士身上动了手脚也不一定。李未央很想知道，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看着那尹道士最后外焦里嫩，这一幕，实在是太惊心动魄了！尹天照擅长算卦、看天象，不知他可算到，今夜是他的死期呢？原以为他是算出了天命所归才投靠拓跋真，害得李未央紧张了很久，但现在看来，不过是个凭借着对天象的了解招摇撞骗的道士而已……

周大寿再度行礼道：“陛下，师父豁出性命也要泄露天机，请陛下好好看看这纸上的人，一定要除掉这个祸害啊！”

皇帝闻言，真的展开纸，认认真真的端详片刻，随后，他也如同被雷劈中了一样，面色变得异常难看。

皇后吃惊地看着他，也去看他手中那张纸，结果看完之后脸色也极为古怪。

纸上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而且这个漂亮的女人皇帝很熟悉，这个女人有足足二十年的时间都睡在皇帝的卧榻之侧！皇帝勃然大怒，啪地给了正得意扬扬地站在一旁等着李未央倒大霉的武贤妃一个耳光！武贤妃毫无防备，一下子被打得整个身子都歪了过去，啪的一声，竟然从高高的台阶上滚了下去，钗环滚落了一地不说，更是摔得满身泥水。

纸上除了一张酷似武贤妃的脸，还有一行字：武氏者，乱天下。

这张纸被捏得死紧，皇帝的手指着武贤妃，面上无限愤怒：“你这个贱人！竟然是你！竟然是你啊！”

尹天照说有人克了皇帝，害得他经常生病，这个人的命数还硬，能克大历的天命，颠覆皇帝的江山！

九公主恐惧地抓住了李未央的手臂：“好可怕，武贤妃娘娘怎么会是妖星啊？”

李未央在这一瞬间，看到了蒋南投来的不可置信的眼神，然后，她看到拓跋真

飞奔了出去，从台阶下搀扶起武贤妃，大声道：“父皇，您这是怎么了？”当着永宁侯一家人的面，他脸上显出无比关切的神情，事实上他的确是关心，生怕武贤妃有个三长两短，他的皇帝梦就此完结。

可是这时候，他还没想到皇帝的暴怒，已经不是他能够阻止的了，而且，这怒火还是他们自己挑起来的！

皇帝几乎是暴跳如雷：“你的母妃，居然就是妖星！朕这么多年对她多么宠爱，她竟然要祸害朕的天下！”这时候，他联想起了南方的水灾、西边的兵祸、北边的干旱……这样一想，这种事情每年都会发生，武贤妃果真是天生的灾星啊！她带来这么多的祸患，老天爷不是早已有了先兆吗，他竟然没有发现！

倾盆的大雨落下来，砸在武贤妃和拓跋真身上，拓跋真倒是还好，武贤妃的妆容已经全部花了，白白的粉末变成水从脸上滑下来，重重的胭脂糊成一团，原本化着精致妆容的脸顿时变得无比可笑。她放声大哭：“陛下，陛下，臣妾没有，臣妾冤枉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明明那纸上的人应该是李未央，怎么会变成自己呢？

李长乐看着，不由自主捏紧了手帕。真是该死！这就是蒋天所说的计划吗？这帮蠢货，全搞砸了啊！拓跋真是自己将来要嫁的男人，他的母妃弄成这样，他还能讨得好吗？

拓跋真现在真是气得头都要炸开，他现在已经彻底明白，自己陷害李未央的举动已经变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明知道救不了武贤妃了，可他还是得救她！因为她名义上可是他的养母，若是她现在要死要活自己却不闻不问、明哲保身，那么全天下的人都会对他寒心，更不用说那些朝臣了，所以明知道求情只会引来雷霆之怒，他还是得求到底！

“父皇，母妃是无辜的！她尽心伺候您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您是知道的啊！”拓跋真嘶声喊道。

皇帝身边的莲妃满是同情地道：“陛下，贤妃姐姐怎么看都不像是妖星啊……”

武贤妃死死地咬着下唇，唇上几乎都沁出了血，颤抖着喉咙道：“陛下！陛下！您要相信臣妾啊！”

此时，永宁侯府的人，也都跪了一地：“陛下，陛下，娘娘冤枉啊！”

一直与武贤妃交情不错的皇后想到太子还需要拓跋真这个帮手，幽沉乌黑的眸子里闪过一丝疑忌的光，徐徐道：“陛下，此事还是斟酌一下，莫要冤枉了贤妃妹妹才好。”

太子也连忙站出来道：“父皇，贤妃纵然有什么不对的，您看在三弟的面上，

饶了她吧！”

永宁侯府的人们，也充满期待地看着皇帝。

皇帝看着跪了一地的人，包括太子、拓跋真、武贤妃……又扫过皇后的脸，一时之间，竟然犹豫了。

莲妃轻轻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道：“陛下，这件事情弄成这样，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看看尹道长，真是可怜……”

想到那尹天照，皇帝眼中顿时爆发出一阵可怕的光芒，李未央忍不住低下头，掩住了眼睛里的笑意。莲妃啊，这出戏，还要多亏你的精彩演出！有些话，还是要合适的人去提醒一下的。

李敏德能够找出这么一个女子，想必是费尽了心思的……

皇帝的眼睛越来越冷，看着武贤妃的眼神已经没有了有一丝往日的温情和宠爱，现在他眼中，武贤妃已经不是一个他宠爱多年的女人，而是一个妄图谋害他的江山的女人！这样的女人，纵然错杀，也绝对不可以放过一个！他挥了挥手，道：“将武贤妃拖下去，立刻处死！”

此时的皇帝，极为无情、冷酷，简直和往日里判若两人，就连皇后都暗暗心惊，一旁的诸位妃子原本想要求情的都不敢再开口，原本幸灾乐祸的也觉得帝王翻脸无情……唯独李未央叹了一口气，皇帝迷信道教，经常吞下丹药，那种东西会造成他性情暴躁易怒，更加多疑……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宁肯错杀一千，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了吧！所以武贤妃纵然有永宁侯府做靠山，纵然无数人为她求情，皇帝在盛怒之下也绝不肯原谅她，没有人可以祸害他的江山，没有人！

武贤妃吓得花容失色，往日里的高贵、端庄，全不见了，她拼命地叩头道：“陛下，一日夫妻百日恩，您不念在臣妾服侍您这么多年，多少念在三皇子的分上啊！陛下，不要相信那道士的话啊！”

皇帝冷声道：“拖下去！”

武贤妃拼命地大喊：“臣妾是冤枉的！臣妾是冤枉的啊！陛下，臣妾还有话要说！”只要说出尹天照的话是假的，只要拆穿他的身份，只要说明他们曾经串通尹天照做的事情，她就还有一线生机，诬陷县主跟祸害江山相比，根本就不算什么了！武贤妃立刻要站起来——

拓跋真紧张地盯着武贤妃，他突然意识到，不能让她继续往下说了，若是她继续说下去，那皇帝就会知道他们让尹天照陷害李未央以讨好蒋家的事情，更会知道他的目的和野心在于皇位。因为不管是武贤妃还是三皇子，根本没理由跟李未央过不去，而皇帝只要略加盘查，就会知道他们安排尹天照进宫和拉拢蒋家，本来就是

别有所图！到时候不要说皇帝，就连太子和皇后，也会彻底跟他翻脸的！他失去一个母妃，永宁侯可能还会支持他，因为他还是武贤妃的养子，但他绝对不能让武贤妃说出什么不该说的来，那样，一切就全完了！所以他飞快地扶住武贤妃，似乎想要支撑她一般，然而武贤妃却突然身体痉挛起来，她猛地回过头看了一眼拓跋真，一双眼睛瞪得老大老大，死死盯着他，几乎要沁出血来，可是口中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没有任何人发现异样，所有人都以为武贤妃是因为惊痛过度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李未央却突然上前走了几步。从外人的角度只会以为拓跋真扶着武贤妃，可李未央不这么想，就在刚才，她的脑海中突然浮现起一个念头，拓跋真的戒指是带着机关的，而且这机关可以杀人……

这时候，皇帝的命令已下，侍卫哪会理会武贤妃的不对劲，径直拖了就走。拓跋真拼命地拉着，却被皇帝安排的侍卫强行拖开：“母妃！”拓跋真大声地喊着，仿佛伤心到了极点。武贤妃却只是喘着粗气，十指用力抓着地面，想要抓住什么可以救命的依靠，然而她早已失尽了力气，只在地上抓出几条触目惊心的暗红血痕，就被太监们拖走了。

永宁侯看在眼里，痛在心中，却不敢冲上去救下女儿，只是老泪纵横地去搀扶起拓跋真，道：“殿下！殿下节哀！”他抬起头看向皇帝，眼底隐藏着的是恨意，只不过这恨意只是一闪而逝，根本没有人看见。众人只见到他老泪纵横道，“陛下，老臣替女儿谢恩了，只是三殿下无辜，请陛下不要牵连他啊。”

皇帝冷冷地瞪着他们，却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大雨已经打湿了拓跋真和永宁侯的衣服，让他们看起来无比狼狈。皇帝终于慢慢道：“算了吧，朕不会怪你们的，只会处罚那妖星一人，看在她抚养真儿的分上，就赐她鸩酒一杯吧。”

显然，他早已走火入魔了，相信武贤妃就是那妖星，可见若是当初武贤妃的计划成真，李未央如今会有多惨。皇帝对枕边人尚且如此狠心，对李未央还会有丝毫留情吗？李敏德冷笑一声，武贤妃真是咎由自取，至于拓跋真，失去了武贤妃，永宁侯还会那样一如既往支持他吗？现在看来这两人还是紧密团结的，可是以后呢？武贤妃才是联系武家与拓跋真的纽带，现在等于断了他一条臂膀，而且是一条极为重要的臂膀！

拓跋玉一直在旁边看着，他隐隐觉得这件事情和李未央有关系，可是他又说不出有什么关系。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好好问一问周大寿，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很快，太监过来回禀道：“贤妃娘娘已经升天了。”

皇帝松了一口气，转头对皇后道：“今日是皇后办的宴会，原不该在这个时候